

《二堂舍子》（一名：《二堂放子》）

主要角色

刘彦昌：老生

王桂英：旦

情节

相传罗州知州刘彦昌曾与华山三圣母结亲，生子沉香。三圣母被二郎神押在华山之下。刘彦昌在京都得中状元时，娶王桂英为妻，生子秋儿。沉香、秋儿弟兄同在学中读书，失手打死告老太师秦灿之子秦官保，回家后各以伤人自承。王桂英虽然更疼爱自己亲生的秋儿，但最后还是忍痛舍弃秋儿，放走沉香。沉香出走之后，终于劈山救母。

注释

《二堂舍子》是神话传说《宝莲灯》（《劈山救母》）故事里的一节。在京剧舞台上，多年来一直是作为一个独立剧目流行着。这个剧本是由北京戏曲实验学校贯大元、程玉菁、于玉衡与本院（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处陶君起共同整理的。

根据《京剧丛刊》第十二集整理

（刘彦昌上。）

刘彦昌（白） 身为罗州正印，与民判断冤情。(1)

（沉香、秋儿同上。）

沉香、
秋儿（同白） 爹爹呀……

刘彦昌（白） 嗯……想是你这两个奴才在南学不用心攻读，被先生责打，回得家来，为父也要打。

沉香、
秋儿（同白） 哎呀爹爹呀！孩儿在学中，一时失手，将秦府官保打死了！

刘彦昌（白） 你待怎讲？

沉香、
秋儿（同白） 将秦府官保打死了！

刘彦昌（白） 哎呀！

（刘彦昌晕倒。）

沉香、
秋儿（同白） 爹爹醒来！

刘彦昌（二黄导板） 听说是二姣儿打伤人——

刘彦昌、
沉香、
秋儿（同三叫头） （沉香）（爹爹）！（秋儿）（我父）！唉，（儿啊）（爹爹呀）！

刘彦昌（二黄散板） 冷水浇头怀抱冰！
开言便把沉香问：
哪个奴才打伤人？

（白） 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沉香（白） 是孩儿打死的。

刘彦昌（白） 是你打死的？好，近前来，好奴才！

（刘彦昌打。）

刘彦昌（二黄散板） 骂声无知小沉香，
敢在学中把人伤！
手拉姣儿秦府往，

秋儿（白） 啊爹爹哪里去？

刘彦昌（白） 唉！

(二黄散板) 去到秦府把命偿。
 秋儿 (白) 啊爹爹，秦府官保乃是孩儿打死的。
 刘彦昌 (白) 怎么？是你打死的？近前来，好奴才！
 (刘彦昌打。)
 刘彦昌 (二黄散板) 骂声秋儿小畜生，
 敢在学中打死人！
 手拉姣儿出府门，
 沉香 (白) 爹爹哪里去？
 刘彦昌 (白) 唉！
 (二黄散板) 秦府去送抵命的人。
 沉香 (白) 啊爹爹，秦府官保是孩儿打死的。
 刘彦昌 (白) 哦！是你打死的？
 秋儿 (白) 是孩儿打死的。
 刘彦昌 (白) 哦！是你打死的？
 沉香、
 秋儿 (同白) 是孩儿打死的。
 刘彦昌 (白) 暖——我看你二人，分明是兄不攀弟，弟不攀兄；我倒想起一辈古人来了。
 沉香、
 秋儿 (同白) 哪一辈古人？
 刘彦昌 (白) 你二人席地而坐，听为父的道来。
 沉香、
 秋儿 (同白) 是。
 (沉香、秋儿同坐。)
 刘彦昌 (念) 伯夷叔齐二大贤，弟兄推位让江山。弟让兄来兄不肯，兄推弟来弟不担。
 首阳山前冻饿死——
 (白) 沉香，秋儿！
 (念) 要学古人难上难！
 (二黄快三眼) 昔日里有个孤竹君，
 伯夷叔齐二大贤人。
 都只为孤竹君身染重病，
 传口诏命次子继位为君。
 那叔齐分长幼不肯应允，
 那伯夷尊父命也不能担承。
 弟让兄来兄不肯应允，
 兄推弟来两不能担承。
 那伯夷出午门无有踪影，
 那叔齐也出了后宰门；
 首阳山前冻饿死，
 留得美名万古存。
 为父的怎比得孤竹君，
 二姣儿也难比那两个贤人。
 慢说是打死了秦府官保，
 就是那庶民子也不能担承。
 (二黄原板) 我本当带沉香秦府偿命，秦府偿……命，我的儿啊！
 想起了三圣母送我红灯。
 我本当带秋儿秦府偿命，秦府偿……命，我的儿啊！
 后堂内还有那王氏桂英！
 左难右难难坏了我——
 (二黄散板) 后堂内请出儿的娘亲。
 沉香、
 秋儿 (同白) 有请母亲。
 王桂英 (内二黄导板) 二姣儿在堂前一声请，(2)
 (王桂英上。)

王桂英 (回龙) 后堂内来了我王桂英。
(二黄慢板) 站立在屏风后侧耳听，

刘彦昌 (白) 看你这两个奴才怎生得了哇！
(刘彦昌、沉香、秋儿同哭。)

王桂英 (二黄慢板) 他父子因何故大放悲声？
(白) 老爷，妾身来了。

刘彦昌 (白) 你、你来得好哇！

王桂英 (二黄快三眼) 莫不是二奴才不听教训？
有道是子不教不能够成人。

刘彦昌 (白) 唉！不是的。

王桂英 (二黄快三眼) 莫不是罗州正堂嫌官小？
少不得在那品级台上步步高升。

刘彦昌 (白) 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官大官小！也不是的。

王桂英 (二黄快三眼) 这不是来那不是——

刘彦昌 (白) 我看你这两个奴才怎生得了！

王桂英 (二黄散板) 莫不是二奴才打伤人？

刘彦昌 (白) 哎呀夫人哪！一场祸事未了，怎么又是一场祸事？

王桂英 (白) 此话从何说起？

刘彦昌 (白) 两个奴才在学中，竟将秦府官保打死了！

王桂英 (白) 怎么讲？

刘彦昌 (白) 将秦府官保打死了！

王桂英 (白) 哎呀！
(王桂英晕倒。)

刘彦昌 (白) 夫人醒来！

王桂英 (二黄导板) 听说是二姣儿打伤人！
(三叫头) 沉香，秋儿！喂呀儿呀！
(王桂英哭。)

王桂英 (二黄散板) 悠悠头上走三魂。
回头便把老爷问：
(白) 老爷！
(二黄散板) 哪个奴才打死人？
(白) 老爷，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刘彦昌 (白) 下官问到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

王桂英 (白) 既是沉香将人打死，老爷就该带沉香前去抵命。

刘彦昌 (白) 我还问过秋儿，秋儿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

王桂英 (白) 这秋儿么？

刘彦昌 (白) 正是。

王桂英 (白) 啊老爷，但不知打死秦府几个儿子啊？

刘彦昌 (白) 打死一个儿子。

王桂英 (白) 却又来！难道说叫我两个孩儿前去抵命不成？

刘彦昌 (白) 是啊！下官正为此事为难。

王桂英 (白) 不是妾身夸口，此事不问便罢……

刘彦昌 (白) 夫人若问呢？

王桂英 (白) 定要问一个清楚明白。

刘彦昌 (白) 好哇！夫人乃丞相之女。喏喏喏我状元之妻，胸中比有高见。来来来，下官这
里有家法在此，夫人与我问一个，打一个，打一个，问一个；下官我就拜托了。
我看你这两个奴才，怎生得了啊！
(刘彦昌下。)

王桂英 (白) 呀！
(二黄散板) 老爷家法付我手，
二堂难坏王桂英！
走向前来把沉香问：
(白) 儿啊！

(二黄散板) 哪个奴才打死人?
 (白) 儿啊, 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沉香 (白) 是孩子打死的。
 王桂英 (白) 打死人可要偿命?
 沉香 (白) 情愿抵命。
 王桂英 (白) 可舍得一双爹娘?
 沉香 (白) 难以割舍。
 王桂英 (白) 儿自己的狗命?
 沉香 (白) 唉! 命该如此!
 王桂英 (白) 好奴才, 看打!
 (王桂英打。刘彦昌上。)
 刘彦昌 (白) 啊夫人, 你打的是哪一个?
 王桂英 (白) 沉香。
 刘彦昌 (白) 好哇! 他乃是少娘无母的孩儿, 夫人你要与我着实的打!
 唉, 儿啊!
 (刘彦昌下。)
 王桂英 (白) 呀!
 (二黄散板) 举手打了沉香子,
 老爷一旁发恨声。
 撇下沉香我不问,
 再把秋儿问一声。
 (白) 儿啊, 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秋儿 (白) 是孩子打死的。
 王桂英 (白) 打死人可要偿命?
 秋儿 (白) 情愿抵命。
 王桂英 (白) 可舍得一双爹娘?
 秋儿 (白) 难以割舍。
 王桂英 (白) 儿自己的狗命?
 秋儿 (白) 命该如此!
 王桂英 (白) 哽! 儿若有此事, 为娘就要打!
 (王桂英欲打, 秋儿哭。)
 王桂英、
 秋儿 (同哭) 喂呀! (儿啊) (母亲哪) !
 (刘彦昌上。)
 刘彦昌 (白) 啊夫人,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王桂英 (白) 怎见得是妾身的不是呢?
 刘彦昌 (白) 方才你打了沉香, 如今就该打秋儿; 如今不打秋儿, 方才也不该打沉香。看将起来, 做母亲的就是两样的心肠啊!
 (三叫头) 沉香, 我儿! 唉, 儿啊!
 王桂英 (白) 呀!
 (二黄散板) 老爷一旁把话论,
 句句说我是两样心!
 (白) 也罢!
 (二黄散板) 硬着心肠将儿打——
 (王桂英打。)
 王桂英 (白) 打了!
 刘彦昌 (白) 什么?
 王桂英 (白) 打了!
 刘彦昌 (白) 你打迟了哇!
 王桂英 (白) 喂呀! 儿啊……
 (二黄散板) 打在儿身痛娘的心。
 刘彦昌 (白) 夫人可曾问个明白?
 王桂英 (白) 妾身问到沉香, 沉香言道: 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 老爷就该带沉香前去抵命。

刘彦昌 (白) 夫人可曾问过秋儿?
 王桂英 (白) 这秋儿么……
 刘彦昌 (白) 正是。
 王桂英 (白) 他、他、他也说是将人打死……
 (王桂英哭。)
 刘彦昌 (白) 好一个他也将人打死! 夫人, 我把你好有一比。
 王桂英 (白) 比作何来?
 刘彦昌 (白) 一盆浆糊!
 王桂英 (白) 此话怎讲?
 刘彦昌 (白) 夫人你糊涂得紧哪!
 王桂英 (白) 老爷呀! 你身为罗州正印, 上与朝廷办事, 下与万民分忧; 连自己这两个孩儿都审问不得明白, 反来埋怨妾身不成?
 刘彦昌 (白) 哎呀夫人哪! 想下官身为罗州正印, 上与朝廷办事, 下与万民分忧; 百姓不犯在下官手内便罢, 若是犯在下官手内, 轻者板子打, 重者夹棍夹; 如今这两个奴才犯在下官手内, 有板子, 叫我打在哪个的身上? 有夹棍, 夹在哪个的腿上?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王桂英 (白) 我有手难打自亲生。
 刘彦昌 (白) 夫人你好一张利口!
 王桂英 (白) 老爷也不差!
 刘彦昌 (白) 我不用你审!
 王桂英 (白) 哪个要审!
 刘彦昌 (白) 我不用你问!
 王桂英 (白) 哪个要问!
 刘彦昌、
 王桂英 (同哭) (沉香) (秋儿)! 我儿! 唉, 儿啊!
 刘彦昌 (白) 为了两个奴才, 不要伤了我二老的和气。夫人请过来。
 王桂英 (白) 老爷何事?
 刘彦昌 (白) 下官有一拙见在此。
 王桂英 (白) 有何高见?
 刘彦昌 (白) 夫人去问沉香, 下官去问秋儿, 两下一对, 也就明白了。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请啊!
 儿啊, 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沉香、
 秋儿 (同白) 是孩儿打死的。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打死人可要抵命?
 沉香、
 秋儿 (同白) 情愿抵命。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可舍得一双爹娘?
 沉香、
 秋儿 (同白) 难以割舍。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儿自己的狗命?
 沉香、
 秋儿 (同白) 命该如此。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着哇, 好汉做事好汉当, 岂肯连累二爹娘。我这才明白了! 我这才……明白了。
 刘彦昌 (白) 夫人明白何来?
 王桂英 (白) 老爷明白何来?

刘彦昌 (白) 下官问到秋儿，秋儿言道：秦府官保乃是他打死的，不与他哥哥相干。

王桂英 (白) 这就不对了。

刘彦昌 (白) 怎么不对了？

王桂英 (白) 妾身问到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乃是他打死的，不与他兄弟相干哪。

刘彦昌 (白) 哎呀，如此说来，一样。

王桂英 (白) 哪个又是两样？

刘彦昌 (白) 哎呀，还是不得明白！

王桂英 (白) 老爷请过来！

刘彦昌 (白) 夫人何事？

王桂英 (白) 妾身倒有一拙见在此。

刘彦昌 (白) 夫人有何高见？

王桂英 (白) 妾身去问秋儿，老爷去问沉香，两下一对，也就明白了。

刘彦昌 (白) 好，夫人请！

王桂英 (白) 请——

儿啊，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刘彦昌窃听。)

秋儿 (白) 孩儿打死的。

王桂英 (白) 嗯！是你也该推在他——

刘彦昌 (白) 啊，夫人，你这是作什么？

王桂英 (白) 未曾做甚。

刘彦昌 (白) 你看这上？

王桂英 (白) 青天。

刘彦昌 (白) 这下？

王桂英 (白) 覆土。

刘彦昌 (白) 你我作父母的呢？

王桂英 (白) 良心二字。

刘彦昌 (白) 好啊，既知良心二字，夫人你可不要偏心哪！

王桂英 (白) 老爷不要多疑。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请！

儿啊，秦府官保，到底是何人打死的？

沉香、
秋儿 (同白) 是孩儿打死的。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嗯……我谅你也不敢。我这才明白了。我这才明白了……

王桂英 (白) 老爷明白何来？

刘彦昌 (白) 夫人明白何来？

王桂英 (白) 妾身问到秋儿，秋儿言道：秦府官保，是他哥哥打死的；他站在一旁，连手也未曾动啊！

刘彦昌 (白) 这就不对了。下官问到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保，是他兄弟打死的，他站在一旁，都吓傻了哇。

王桂英 (白) 我想此事一定是沉香。

刘彦昌 (白) 一定是秋儿。

王桂英 (白) 一定是沉香。

刘彦昌 (白) 哎！我想此事，一不是沉香，二不是秋儿，是我刘彦昌私自出衙，将人打死。家院搭轿！

王桂英 (白) 哪里去？

刘彦昌 (白) 去到秦府，替你两个儿子偿命哪！

王桂英 (白) 老爷呀！想秦府官保，并非是两个奴才打死的，乃是我王桂英私自出衙，将人打死。丫鬟搭轿！

刘彦昌 (白) 夫人哪里去？

王桂英 (白) 去到秦府，替你那儿子前去抵命啊。

刘彦昌 (白) 夫人，你言来语去，下官倒明白了。

王桂英 (白) 明白何来？

刘彦昌 (白) 此事若是沉香将人打死，就该带沉香前去抵命。

王桂英 (白) 若是秋儿呢？

刘彦昌 (白) 也叫沉香前去抵命。

王桂英 (白) 却是为何？

刘彦昌 (白) 夫人你想啊！那秋儿在外面闯下祸来，回到家来，叫道一声父，有下官与他作主；叫道一声娘，有夫人替他担待。想那沉香，下得学来，叫道一声父，下官眼巴巴不能与他作主；叫道一声娘，啊夫人，他的娘你是晓得的。看将起来，还是叫我那少娘无母的孩儿前去偿命啊。

(三叫头)

(王桂英扑向沉香。)

王桂英 (哭) 喂呀，儿啊。

刘彦昌 (白) 暖，你的儿子在那厢啊！

(王桂英扑向秋儿。)

王桂英 (哭) 唉，儿啊！

刘彦昌 (二黄散板) 到如今还须儿偿命，
她自己养的自己疼；
手拉姣儿出府门，
哪里去？

王桂英 (白) 秦府去送抵命的人。

刘彦昌 (二黄散板) 啊老爷，难道忘了三圣母送红灯之事么？

王桂英 (白) 唉！不提起三圣母送红灯之事还则罢了；提起三圣母送红灯，叫我好恨！

刘彦昌 (白) 恨着妾身不成么？

王桂英 (白) 焉敢恨着夫人。相当年我夫妻路过芒碭山，被蟒蛇吞吃腹内也就是了；偏偏三圣母又送的什么红灯，生下这个奴才，如今才有此大祸！

刘彦昌 (白) 老爷，此乃是洪福。

王桂英 (白) 啊？

刘彦昌 (白) 此乃洪福啊！

王桂英 (白) 噢！洪福啊？你既知道是洪福，你那心中就要放明白些呀！

刘彦昌 (白) 老爷呀！你言来语去，我倒明白了！

王桂英 (白) 夫人明白何来？

刘彦昌 (白) 若是秋儿将人打死，就让秋儿前去抵命。

王桂英 (白) 若是沉香呢？

(王桂英指秋儿。)

王桂英 (白) 少不得也叫这个奴才前去抵命。

刘彦昌 (白) 夫人你要醒来说话。

王桂英 (白) 不曾睡着。

刘彦昌 (白) 我看你句句都是梦话。

王桂英 (白) 句句实言。

刘彦昌 (白) 我却不信。

王桂英 (白) 我敢对……

刘彦昌 (白) 我就跪……下了！

(刘彦昌拉沉香同跪。)

刘彦昌 (白) 儿啊，你母亲放了你了！快快叩头吧！

王桂英 (白) 呀！

(二黄散板) 一句话儿错出唇，
把姣儿送到了枉死城。
手拉秋儿后堂进……

刘彦昌 (白) 啊夫人，下官这里跪久了！

王桂英 (白) 呀！

(二黄散板) 二堂跪坏我夫君！
走上前来忙跪定，

尊声过往众神灵：
我若舍子有假意，
三尺白绫丧残生！

刘彦昌 (二黄散板) 多谢夫人开了恩……
(四秦府校尉自两边分上，同下。)

王桂英 (二黄散板) 哪里的人马闹喧声？
(白) 老爷呀！何处人马呐喊？

刘彦昌 (白) 想必是秦府的家丁！

王桂英 (白) 你我的儿子呢？

刘彦昌 (白) 后花园逃走！

刘彦昌、
王桂英 (同白) 随我来！

(刘彦昌拉沉香，王桂英拉秋儿，同走圆场，沉香下。)

王桂英 (白) 老爷，沉香呢？

刘彦昌 (白) 逃走了。

王桂英 (白) 叫他转来。

刘彦昌 (白) 去远了。

王桂英 (白) 我还有话对他言讲。

刘彦昌 (白) 沉香转来，你母亲有话对你言讲。

(沉香上。)

沉香 (白) 母亲有何吩咐？

王桂英 (白) 儿啊！为娘今日放你逃走，见了你那生身的母亲，将为娘舍子之事，对她言讲；等到为娘百年之后，儿拿一陌纸钱，到我坟前焚化，也不枉为娘今日舍子一场！话已讲完，来也在你，这不来……

(哭) 也在你了！

(王桂英拉秋儿同下。)

刘彦昌 (白) 儿啊！记下了！
(二黄散板) 从空降下无情剑，
(三叫头) 沉香！我儿！唉，儿啊！
(二黄散板) 斩断父子两离分！
那王桂英不是儿的亲生母，(3)
华山圣母是儿的娘亲。

沉香 (白) 有何为证？

刘彦昌 (二黄散板) 我儿若是不肯信，
现有血书作证凭。

沉香 (二黄散板) 一见血书果是真，
怎不叫人两泪淋！
回头便把母亲请，

(王桂英、秋儿同上。)

王桂英 (二黄散板) 姣儿为何你不逃生？

沉香 (二黄散板) 辞别母亲出府门，
(白) 哎呀！

(二黄散板) 只怕难出罗州城！

刘彦昌 (二黄散板) 罗州生来罗州养，
哪个不认得小沉香。
抓把灰土将脸盖上……

(沉香下，刘彦昌晕倒。)

王桂英 (白) 老爷醒来！

刘彦昌 (二黄导板) 花园内逃出了沉香子！
(白) 啊夫人，沉香呢？

王桂英 (白) 去远了！

刘彦昌 (白) 啊！逃走了！
(二黄散板) 好似钢刀刺我心！

王桂英、
 秋儿 (同哭) 喂呀!
 刘彦昌 (二黄散板) 他母子只哭得如酒醉,
 铁石人儿也泪淋!
 (白) 也罢!
 (二黄散板) 一根绳索将儿套定,
 王桂英 (白) 哪里去?
 刘彦昌 (二黄散板) 去到秦府把命拼。
 王桂英 (白) 你的儿子逃走, 叫我的儿子前去抵命, 此事万万不能。
 刘彦昌 (白) 方才二堂盟过誓, 你都忘怀了!
 王桂英 (白) 那是一句戏言哪!
 刘彦昌 (白) 我劝你放手的好!
 王桂英 (白) 我不放手!
 刘彦昌 (白) 你不放手, 我就要……
 王桂英 (白) 要怎样?
 刘彦昌 (白) 绝情!
 (刘彦昌踢倒王桂英, 推秋儿下, 刘彦昌回顾, 焦急, 拍王桂英肩, 拉下。)
 (完)

(1)原词为“乌鸦喜鹊同噪, 吉凶事全然不晓。”出于刘彦昌当时很平静的心情, 很觉突然。而且予人以“先兆”的感觉, 故改。

(2)另一种唱法为:

刘彦昌 (二黄散板) 左难右难难坏了我,
 (王桂英上。)
 王桂英 (二黄慢板) 后堂内来了我王桂英。

(3)原本作:

刘彦昌 (二黄散板) 那王桂英她不是儿的亲……
 (白) 啊, 丫鬟打茶伺候。
 (刘彦昌拉沉香回顾。)
 沉香 (白) 亲什么?
 刘彦昌 (二黄散板) 亲生母!
 华山圣母是儿的娘亲。
 沉香 (白) 孩儿不信。
 刘彦昌 (二黄散板) 我儿若是不肯信,
 现有血书作证凭。

按: 前面王桂英既已对沉香说明非其生母, 此处刘彦昌似无再作张致必要, 故加以修正。